

悼念柯岩专集（下）

永远的柯岩

贺小风 贺小雷 编

作家出版社

K 825.6=7
201422
2

阅 览

悼 念 柯 岩 专 集 (下)

永远的柯岩

贺小风 贺小雷 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远的柯岩:悼念柯岩专集:全2册/贺小风,贺小雷编.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5063-6713-4

I.①永… II.①贺…②贺… III.①柯岩(1929~2011)-纪念文集 IV.①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7572 号

永远的柯岩:悼念柯岩专集(全2册)

编 者:贺小风 贺小雷

责任编辑:冯京丽

装帧设计:张晓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52×230

字 数:800千

印 张:52.875

版 次:2012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6713-4

定 价:66.0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倒在火线上的战士

范咏戈

尽管早有思想准备，因为贺茂之将军（贺敬之同志的山东枣庄同乡，也是我的老战友）几个月前给我打电话说柯岩入院时，病情一直就不乐观，几次想去探视都说她一直处在昏迷当中。我在电话上和茂之将军讲，盼奇迹出现吧。但奇迹终未能出现。看着报纸上她那挂着熟悉笑容的照片加了黑框和去世的消息，心情沉重极了，仍然觉得她不应该就这么走了，她身体有病不假，但她什么时候有过病相？

前年中国作协为她举办创作六十周年座谈会，几位过去没见过她的《文艺报》编辑听说风风火火的她已是 80 高龄都吃惊得“啊”了起来。记得我和她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 6 月 30 日。我在和平里大酒店参加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植项目评审会。晚饭前接到茂之同志电话，说贺老、柯岩夫妇正在地安门枣庄饭店和一位公安部老同志小聚，他们让我赶过去吃饭。我当时因为会议未开完，估计开完会再赶过去会误了大家吃饭，便说我在酒店吃过自助餐再过去。

大约快 8 点我赶到了枣庄饭店。柯岩拉我在她身边坐下并倒上一杯白酒。我不会喝酒，但惊讶贺老、柯岩夫妇均喝白酒，看他们身体及精神状况这么好，很是高兴。酒桌上贺老话不多，但柯岩时而爽朗大笑，时而侃侃而谈，告诉我她又主编了上下两册一百四十万字的《与史同在——中国当代散文选》。

过了几天，她让人把书送来，待我细读之后为这套书写出了评论，就去枣庄主持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年会去了。从她的“婆家”回京，《文艺报》虽然很快将我那篇短文发表，但她已在昏迷中，终究未能看到。我把那篇文章开头一段读给她听听吧：

两年前，也是一个盛夏8月，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柯岩文集》出版暨文学创作六十周年”座谈会的与会者面对皇皇十大卷、六百多万字的《柯岩文集》，一致称她为文学界的“劳动模范”。在六十多年的文学活动中，她在文学艺术的多个领域：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影视、评论等方面留下的创作成果，不仅当时有轰动效应，许多名篇也已长存于当代文学史。前不久，当我又收到她赠送的两大卷一百四十万字的《与史同在——当代中国散文选》后，首先为她在年逾八旬后承担如此大的工作量而敬佩不已。我认为，说柯岩是文学界最好地诠释了“作家”这个称号的作家绝非过誉之辞。她不仅做到了生命不息、笔耕不辍，更重要的是做到了用文字体现良知，用良知反哺生活。

她为社会主义文学耸立起一座丰碑，而这座丰碑是由她的伟大人格铸就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代作家中，她是秀出班行、无出其右的一位。从《寻找回来的世界》的赤子之心到《他乡明月》中的高情远志，从《一个诗人眼里的宋庆龄》的蕙心纨质，到《周总理，你在哪里？》的沉哀入骨，再到她的许多文论中的姜桂之性，所有这些都是作家人格的构成部分。更何況这些作品有的是在与死神搏斗，躺在抢救室病床上奋笔疾书写下。她要求亲友们探望她的时候不要买鲜花，而要把购买鲜花的钱献给希望工程。她悉心辅导了大量的工人业余作者；她70岁的时候在《小学阅读报》上开辟了“和‘巨人’对话”的专栏，有问必答地给小朋友们回信，解决他们不愿意上学、和爸爸妈妈的矛盾等等，无须一一列举。

她的文字不是墨写的，是用生命写就的，也只有如此的写作姿态才能够使一个作家的作品达到一种生命力的高度。她是一名倒在“火线”上的文学战士。在天堂，她会依然以那熟悉的笑容注视她深爱着的祖国大地。

柯岩老师，一路走好

罗大伦

一代著名诗人、作家柯岩于2011年12月11日13时35分悄悄离去。得此消息，我朝着北京三里河南沙沟的方向默默注目许久，心里涌起无限的悲痛……

柯岩，曾用名冯恺，1929年7月生于河南郑州。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作品六百多万字，先后荣获二十多项全国文学奖和几十项各种门类的奖。十多篇作品被选入大、中、小学课本及辅助教材，多篇作品被译成英、俄、法、德、日、西班牙文，流传世界各地。

我们是读着柯岩作品长大的小辈。她那充满童趣的儿童诗《“小迷糊”阿姨》、《“小兵”的故事》、《小弟和小猫》，她那荡气回肠的政治抒情诗《周总理，你在哪里？》，她的报告文学《船长》，她的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等作品，曾在各个年龄阶段哺育我们长大成人。那时候读着她那脍炙人口的作品，我曾想，如果有一天能认识柯岩老师，多好！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柯岩老师和她爱人、著名诗人、剧作家贺敬之先生一起到洪雅县体验生活，可惜我无缘拜访。后来我被借调到国家林业部中国林业报社工作，终于认识了仰慕已久的柯岩老师和贺敬之先生。没想到这一对蜚声海内外的文坛前辈，却有着高尚的人品，是那么的平易近人。

那是1997年11月27日的上午，冬天的阳光暖暖地照在北京大街上，让人感到舒适惬意。那天我带着报社领导交给我的工作任务，按照事前的预约，来到北京三里河南沙沟小区，轻轻敲响了柯岩老师家的门。门缓缓地开了，映入眼帘的是一位中等身材、美丽慈祥、满脸微笑的阿姨，这就是著名的柯岩老师。可能刚刚大病初愈的缘故，那天她气色不太好，但精

神不错。她请我到客厅坐下，给我泡好茶后，她谈起了那次四川之行的感受，亲切地问起我家乡的建设情况，关心地问起我是否习惯北京的生活，工作是否顺利？业余创作有没有坚持？问了我的年龄后，她仿佛回忆起逝去的岁月，双手把两鬓短发往后一捋，感叹道：“小罗，真羡慕你的年轻！”我忙说，“柯岩阿姨，您不老，您正处在创作的黄金时期，我们还盼望着读您更好的作品呢。”接着我简明扼要地给她汇报了在北京的工作、生活情况，小心翼翼地说出了报社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想请贺敬之先生为《中国林业报》的森林副刊题写刊头。她答应给贺敬之先生说说。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一点也没陌生的感觉；虽然面对的是大名鼎鼎的诗人，氛围却是那么的温馨愉悦。临别她签名送我一本科文联出版公司为她出版的长篇小说《他乡明月》。回中国林业报社后没几天，就收到了贺敬之先生寄来的题字。

第二次见面是在1998年4月10日，那时春节刚过不久。这一次我们聊得更多，聊得更随便。柯岩老师聊起了她的创作经验，聊起了她在美国旧金山的见闻，聊起了她对时局的看法，聊起了她对朱镕基总理的敬佩之情。知道柯岩老师爱吃洪雅的香肠，我特地让我爱人为她做了一些带了去。她要我转达对我爱人的谢意，要我以后去她家不要带东西了，说那么远的，多费劲。要我在北京有什么困难就给她讲。告别时她送我一本厚厚的《柯岩研究文集》。我要她为我签名，这一次她没有同意。她说那是别人表扬她的文章，签了就等于同意了对她的赞美之辞。见她那么严谨，我没再坚持。后来我又去过她家好多次，但接待我的都是贺敬之先生。有时柯岩老师刚好出差，有时她正在病中。

柯岩老师是一位充满爱心的人，她一生为少年儿童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许多作品至今还在广大读者中广为传颂。柯岩老师是一位充满责任感的人，为了写好《寻找回来的世界》，她曾长期与工读学校的孩子们一起生活，深入他们的心灵世界。柯岩老师是一位与时间争分夺秒的人，由于创作上的废寝忘食，忘我勤奋，她积劳成疾，70岁做了心脏搭桥手术，75岁摘除了一个肾，另有高血压、糖尿病长期缠身。尽管如此，她依然没停下过手中的笔，每年都有新作不断问世，直到临终前，她还放心不下手头的编写

工作。

2011年10月，我和我们学院党委张大凯书记一起到北京出差，原本想去看望贺敬之先生和柯岩老师。不料电话挂去，贺敬之先生说“这次就不能接待你们了，阿姨病了，我每天都要去医院陪她”。我们只好托贺敬之先生带去我们的问候和祝福。回雅安后不久又去了问候电话。没想到一个多月后柯岩老师就这么匆匆地走了。

一代著名诗人、作家柯岩老师就这么匆匆地走了，留给我们的除十卷本的《柯岩文集》外，还有无尽的思念……

柯岩老师，一路走好！

2011年12月13日于雅安

怀念柯岩老师

林 健

初闻柯岩老师逝世的噩耗，除了震惊之外，还有几分不太相信，心存侥幸地想：也许是病重而已，会不会是误传？以至拨通了柯岩老师家里的电话，对方说是贺部长的秘书，我也只是说：我是郭林新气功的林健，听说……对方回应说：谢谢！现在还没有确定追悼会的日期，到周三我再通知你。我这才确信：柯岩老师是真的走了。

初次知道柯岩老师的名字，是因为那首脍炙人口的《周总理，你在哪里？》，曾经深深地感动了我，到了若干年后，读到报告文学《癌症≠死亡》的时候，才知道柯岩老师是著名诗人贺敬之先生的夫人，并和郭林新气功有些联系。

那时，有很多病人是因为读了这篇报告文学才知道郭林新气功的，从而走入了抗癌的行列，恢复了健康。在当时，柯岩老师对宣传推广郭林新气功，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到了去年筹备纪念郭林老师百年诞辰的时候，柯岩老师正在住院，她表示，只要届时能出院，她一定出席纪念大会。到大会开幕的时候，柯岩老师真的如约而来，并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坐在我旁边的一位代表小声说，真不愧是诗人，讲得真好。当她在会议签到处见到我时，拉着我的手说：这里人多，咱们到那边坐会儿吧。于是，我和黄松笑老师就陪着柯岩老师坐在了签到处后面的椅子上。还没聊上几句，参会的代表们就发现了柯岩老师，纷纷上来合影，我也就悄悄退了出来。现在想想真是可惜，多么难得的机会，真应该和柯岩老师多聊几句，当面告诉她：我从小学起，就是贺先生的粉丝，后来也是她的粉丝。

家父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当年他写《郭林传》的时候，曾给柯岩老师

打电话，请她作序，柯岩老师说：我一定写，郭林老师是个伟人啊！

郭林老师走了，柯岩老师走了，许许多多老一代的老师们都走了！我曾经和一位友人说过：在他们身上都有一种精神，一种“红星照耀中国”的精神，一种菩萨精神。

行文至此，真不知该怎样落笔才能完全表达出内心的感受。套用一句柯岩老师的诗句：柯老师，您在哪里？

生命——火焰

贺敬美

柯岩（我大嫂）于2011年12月11日13点35分病逝，告别仪式于12月19日上午8点30分在八宝山殡仪馆东厅举行。柯岩身上盖着党旗，花圈围绕，人群秩序井然，大厅里显得特别庄严、肃穆。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习近平、李长春、刘延东、刘云山、迟浩田，还有孙家正、李源潮、蔡武，还有曾庆红、宋平、丁关根送了花圈。送花圈的还有中宣部、中组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部门。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中华诗词》主编郑伯农以及李文朝、丁国成、杨金亭等也送了花圈或送行。由于花圈排得很紧凑，很多名字看不清楚了。在男女老少告别的队伍中，除极少数专家、朋友以及来自我们老家地区包括同一个村庄的乡亲、同姓者外，绝大多数人我未曾见过面。时时看到悲痛的面孔，时时听到哭泣，还时有抱着侄女、侄子相互失声痛哭的。这使我不平静的心情平添了庄重、感慨、感激，想到了生命的意义，隐约有一种力量从心底升起，验证了什么叫化悲痛为力量。人生自古谁无死？而柯岩这样备受人们的爱戴，她活在那么多人的心里，虽死犹生！

柯岩的一生贡献是多方面的。她历任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会副会长。她是全国三八妇女红旗手，全国少年儿童先进工作者，全国青年思想教育先进工作者，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全委。她在大学、工读学校讲课、讲演，反响非常好。她曾多次参加全国科技大会，留下诗篇。她又系中共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当时曾用名冯恺）。

有医学专家认为《CA俱乐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癌症≠死亡》两本书，注入和验证了最新医学理念，即中西医综合结合，从

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发展为生物—身心—社会模式。按照柯岩笔下人物的做法，无数晚期癌症患者活了过来，而且活得很美丽。

她去过朝鲜战场慰问，访问过古巴，去过美国等许多国家考察。

然而，她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学领域。每种文学体裁她都有大部头著作，而且编辑古今中外文学精品，亦成集成册，或撰写序言。她的多部著作获全国性大奖，多部著作被译为英、法、日、西班牙、俄罗斯、朝鲜等文。同时，研究柯岩著作的各种文章已成集《柯岩研究文集》（上中下）、《蓦然回首》。散见于全国各报刊、各网站的文章，柯岩逝世后的追思会、研讨会上来自各方面的发言，都给予了柯岩著作高度的称赞，其赢得的厚爱，产生的影响，令人震撼。

据我所知，柯岩写作非常快。有时在客厅里和人谈着话，说有点事离开一下，待再出来时，一篇文章就出来了。写《他乡明月》时，她通知我找人帮助誊抄，写出后马上送来。当时我找的人因抄写太慢，她不满意。我只好接过来自己抄，有时一章还没抄完，下一章就送来了。我只好请司机稍等，抄完取走。约四十万字小说，也就是一周多的时间，一气呵成了。这除文思泉涌外，还需要旺盛的精力和深厚的功底。

再者，随着时代的前进、新的人事物出现，她总能推出新的系列成品。她的才思、精力、使命感总处于时不我待的状态，像受命的战士，勇往直前地夺取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多种体裁和同一种体裁不同情貌的柯岩式作品。她在82岁病逝前躺在床上续编成《与史同在——中国当代散文选》，与前编《与史同在——中国当代新诗选》一样，对我国文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还有，柯岩的诗中有哲理的隽永，长篇叙事描写中饱含优美的诗意。她以作家社会责任感抒写了我们时代的阳刚之美，同时不失婉约柔情之美，刚柔结合得当。柯岩作品的“刚”或说思想性、风骨往往不直接呼出，或说不正面冲刺出来，而是通过娓娓道来、深情打动、真人细节，迂回地表现出来。润物细无声，让人不自觉地被感动了。

上个世纪末期，有“精英”改写历史，对近百年一些先进文化代表人物予以质疑，我大哥、柯岩在列。有人说她诗中一句话四个字是抄袭。她

需要抄袭？她的每首诗、每部著作，是人物、情节、场景进展而形成的境界、氛围、韵味、节奏等相互配合而组成的一个统一的特有的整体，最终达到饱满的美感效果。她的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说抄袭太滑稽。

她倾其一生为祖国为人民为党的事业而战，战场就是耕耘美，传播美，传播大爱，“春蚕到死丝方尽”，也就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她始终如一地尽心尽职做着奉献。

为了奉献，她奋不顾身，面对病魔她是强人，不示弱、不叫苦，也不把痛苦传给别人，倒时有微笑，让看望她的人感到轻松。她为绝症患者找出希望，让他们知道珍惜生命，活着就是对人类健康做出的特有贡献。

为了奉献，她也珍惜自己的生命。1994年，她在朝阳医院动手术。二哥、二嫂和我们去看望她，她对二嫂说：“这个岁数就死了（65岁）？还有好多事情……”她流泪了。那次她闯了过来。出院后，她加快了创作的步伐，她一生中一大半著作是那之后近十七八年完成的。

她一生严格要求自己，在任何场合下，她总是精力充沛，谈话清晰，端庄、美丽，冰雪洁身，不容些许瑕疵。

在她80岁时，中国作家协会举办了柯岩创作六十周年暨《柯岩文集》首发座谈会。她在答谢辞中说：“我是谁？我是共和国劳动大军中普通的一员……今后仍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奉献自己，直至牺牲。”柯岩的精神，既是时代使然，也是她不断追求升华的结果。

80岁后，她依然在岗，继《蓦然回首》2011年7月出版后，《与史同在——中国当代散文选》也在她这次住院前夕出版了，这一年她82岁。在闯过几次住院后，这一次她没有闯过，病魔对她太残酷了。但她是倒在成堆的稿件旁，倒在她热爱的文学事业岗位上的。奥斯特洛夫斯基有句名言：“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痛苦。他在临死时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自由解放而奋斗！’”从这个意义上讲，她的人生几乎是完美的。她得到了党、政府、人民各种不同形式的奖赏。

然而，我仍隐隐叹息人生之未知，她还有未完成的事情，就在这次住

院前一天晚上，我们看到她，也没有料到她要离开了。就在不久前一次电视访谈节目里，她的神采犹浮现在我眼前。当时，我打开电视机，大哥和她一同出现，她说：“当时贺敬之的母亲，也就是我婆婆说，‘我替雷锋死多好’。”我震惊了，这是我母亲的语言！1963年，他俩都在谈雷锋、写雷锋，我母亲感知雷锋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事过四十多年，柯岩还记得母亲的话。我母亲是贫穷的农村妇女，在旧社会吃苦耐劳，闯过许多难关，还能做些接生、济贫、教人裁剪衣服、做针线活等事情，在邻里、同姓家族中颇有口碑。

我听到柯岩传达我母亲的言语还响在耳边，而她离开了，心中百感交集，也十分感谢柯岩，感谢这位优秀的作家对亲人、对家人、对病人、对人民的关心。柯岩精神永垂不朽！

永远的柯岩

胡世宗

大姐去世的消息传来，我开始一直不信！不信！不信！当确认是事实的时候，我真的说不出一句话了。我想到此生有幸与大姐的交往……

我最早读到柯岩的作品，是在吉林大山里当兵的时候，读到她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几乎是一个整版的长诗《雷锋》，如她的夫君贺敬之同时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也几乎是一个整版的长诗《雷锋之歌》，都强烈地震撼了我，营养了我。

我在连队当兵时曾买过一本柯岩的《我对雷锋叔叔说》，其中有一首我特别喜欢也是全诗能背诵下来的《你的眼睛》，令我对她非常佩服，同时对她的诗着迷。

柯岩祖籍广东南海，生于河南郑州，1949年她20岁走上专业创作的道路，她是创作成果令人仰慕的一位高产作家。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对于熟读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读者来说，不会对柯岩感到陌生。因为无论你读诗，读散文，读小说，读报告文学，读评论，读影视戏剧文学，你都会碰到她。有时候你想躲都躲不及。这位作家不是专门经营哪一个品种，她涉猎的文学体裁太多了，而且在哪一个体裁上都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就。这就像体育比赛中那种‘全能冠军’，参加比赛的任何一项都拿到令人满意的战绩。”

是啊，就说儿童诗，我们都熟读过“我家有个小弟弟，聪明又淘气。每天爬高又爬低，满头满脸都是泥……”我的儿女小时候背诵过，我的小外孙在儿童时代也背诵过，还有那首《小红马的遭遇》。许多家也是一辈辈地熟读并背诵过柯岩对孩子心理精准把握的优秀的儿童诗。就说新诗，她

的一首《雷锋》鼓舞了多少青年奋进的心灵，她的一首《周总理，你在哪里？》催落了多少人如雨的眼泪！就说报告文学，柯岩的《船长》、《特邀代表》等，都在全国产生极大的影响，获首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就说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以及据此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获得了飞天奖、金鹰奖；另一部长篇小说《他乡明月》及据此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也拥有大量的读者和观众。

我曾几次在柯岩大姐家做客。有一次是在初冬的晚上，天特冷也特黑，我和军中诗友峭岩无论如何也找不准大姐家的大门了，我们在钓鱼台国宾馆门前那条街转了很久，最后打电话问应该怎么走，没想到大姐不让我们动地方，让我们等一会儿，她竟然跑来给我们带路，而且她只穿了一件薄薄的长衫……

早就闻知，“文革”风暴中，她被打成“黑帮”，批斗她时，人家喊：“打倒‘牛鬼蛇神’！”她也喊。人家说：“你就是‘牛鬼蛇神’！”她说：“我不是。谁是就打倒谁！”她被认为是“顽固不化”的“死硬派”，被监督“劳改”，打扫厕所。她写出大字报声明自己不是“反革命”，从即日起退出“黑帮”小组！她把行李一卷，真的离开了“黑帮”小组，那些“造反派”也没敢把她怎么样。在贺敬之被揪斗最厉害的时候，柯岩带着孩子张贴出“贺敬之不是反革命”、“贺敬之是好同志”的大字报。一般的人谁敢啊？这不是太“胆大妄为”了吗？柯岩就是这样一个性情如火喷发的人。很长时间以来，她的身体一直虚弱，病魔缠身，让她不得不经常住院，不得不连续接受很大的手术。可是，很少有人能像她那样与病魔顽强地作战，她在患了“癌疑”后，从不垂头丧气，她访问了那么多与癌症抗争的病友，写下了鼓舞人斗志的报告文学《癌症≠死亡》。她还据此写出一部长篇小说《CA 俱乐部》，她满腔热忱地以抗癌群体为原型，讴歌抗癌勇士。出版后，大受欢迎，购者云集，影响巨大。

曾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翟泰丰讲过一件令人感慨柯岩的胆识和勇气的事。1992年夏天，北京医院突然报告中宣部和文化部：“贺敬之病重，治疗方案要面报……”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的翟泰丰和文化部副部

长刘德友紧急赶到了医院。院长和两位主治专家讲了贺敬之的全部病症，证实贺敬之左肺有一个2.5乘2.0大的癌瘤，已是中期，如不切除和化疗，多则半年少则三个月……院方让两位领导代表单位签字，速做手术。当时翟泰丰和刘德友心急如焚，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想到了柯岩。当他们找到柯岩说这件事时，柯岩斩钉截铁地说：“不能手术！现在肿块还不大，且非多发，先保守治疗，中药加上郭林气功，同时密切观察，如发展再考虑手术！”柯岩和许多抗癌明星为敬之共同制定了与癌魔作战的方案，陪伴着敬之走进河北唐县等地大山里去“吸吸呼”加中药治疗。一年后复查：癌瘤小了一半！两年后复查：更小了！之后再复查：不见了！这就是由于柯岩的主见与坚持创造的一个奇迹。

柯岩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仿佛与生俱来。她亲口对我说过：“一个人见谁都诉苦，不是骗子就是懦夫。”我在心上把这句话记得牢牢的。

柯岩为人从不唯唯诺诺，她一向敢作敢为。她敢于为蒙冤受屈的同志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四次文代会和诗歌朗诵会上，她朗诵了曾卓的《悬崖边的树》、王辽生的《探求》和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而那个时候，曾卓和王辽生都还没有“平反”呢，她能顶风冒险朗诵他们的作品，令人称赞和敬佩。

柯岩是一个极为热心的人。我一个同事的孩子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分配时遇到了点不顺。我只是写信与柯岩说了一下，没想到，柯岩极为重视这件事，她还惊动了身为文化部代部长的敬之同志，把我反映的材料转交了有关司局，柯岩还亲自多次打电话，把事情办得有始有终。我曾很后悔，为这样一件事打扰了她的安宁与写作。

前年的国庆节，我接到李默然先生的电话，默然先生说 he 刚从北京回来，柯岩托他给我捎回一个箱子……我即开车去默然住所取回了这个纸箱，这里面是柯岩赠送给我的十卷本《柯岩文集》，还有三卷本的《柯岩研究文集》。这么沉重的东西，怎么可以让默然先生给捎啊！柯岩打电话说她和默然是好朋友，她急着问我收到了没有。

在柯岩大姐逝世的噩耗传来之后，我给她家打了电话，得知这一次大